文化自信大家谈⑨

叶小文：和，中国强起来的文化基因

采访人：本报记者 **赖　睿**

嘉　宾：**叶小文**（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正在强起来的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公信力不断提高。本报对话文化学者叶小文，听他阐述中华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影响。

叶小文近照（**网络图片**）

迎接一场新的文明复兴

记　者：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习近平总书记之前的系列讲话，都把文化自信提到一个重要高度。您如何理解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

叶小文：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振兴，需要强大的活力、持续的动力，来促进生产力的不断解放与持续活跃。生产力诸要素中，如何对人的要素注入活力、动力？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现在离民族复兴越来越近，距离已可以丈量。再往前走，面对从量变到质变的巨大飞跃。为此，更需要注入强大而有序的活力，保持持续而健康的动力。在近40年成功改革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开放、搞活”——需要爆发活力，但要活而不乱；需要注入动力，但要持续不断；需要深化改革，但要发展不停；需要向外开拓，但要和而不战。中国这一艘巨大的航船继续又快又稳、迎风破浪前行，需要巨大、安全的“核动力”。

记　者：这“核动力”从何处找？

叶小文：“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这样的传承和基因。

记　者：尽管我们有五千年不曾中断的传统文化，但近代中国也曾一度落后挨打。

叶小文：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延续至今不曾中断和转易，是因为曾经一直延续着这样的文化活力与动力。但历史进程中，也充满挫折、焦虑与冲突。近代中华民族一度衰落，一蹶不振，就因为在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我们传统文化的活力、动力机制也出过大问题。“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之问，曾令我们纠结不已。“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之问，曾让我们沉痛无比。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另一些国家的活力与动力空前爆发，使我们的一时落伍更加相形见绌、差距拉大。世界的现代化浪潮，起源于数百年前西欧历史上发生的一场持续200余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

但这个文化活力、动力机制，在发展过程中渐现其先天不足和负面效应了。你看，发展颇有冲劲，缺乏平衡功能。人欲不断扩张，节制日渐式微。好比一部越开越快的汽车，油门不断加大，刹车一再失灵。

文艺复兴推动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早期现代化进程，逐渐形成了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但这个市场体系，无疑延续了传统的帝国式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孙中山早就敏锐地发现：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也是行霸道的文化。自欧洲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

文艺复兴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使当代西方国家发达，也不断扩大、加剧世界贫富两极的分化。近代大国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本模式，必然涉及到对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需求以及对市场、对资源不断扩张的需求。近代西方世界在崛起的过程中为满足这种需求，以坚船利炮、圈占土地和奴役他人来掠夺资源。这虽造就了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繁荣，也埋下了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仇恨。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生态危机频频出现。市场经济推动的现代性，带来了迷心逐物、心为物役、私欲膨胀、发展异化的现代病。

文艺复兴激起的活力动力似乎失控了，现在世界秩序混乱不堪，全球治理步履维艰，地区动荡冲突不已，瞻前顾后危机四伏，有学者惊呼已陷入“人类自杀之路”。可见，文艺复兴虽然极大地解放了“人”，但“人”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一场新的文艺复兴——新的文明复兴，已躁动于时代的母腹，呼之欲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

记　者：这个“新的文明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能派上用场吗？

叶小文：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动力机制，既可有效延续、继续扩大文艺复兴以来激发活力与动力的正能量，又能够以己所长，弥补文艺复兴以来推进的现代性的先天不足，修正其负面效应。

一方面，几千年中华文明不曾中断和转易的历史，尤其是近代虽也曾一蹶不振但自强不息、翻身解放、自我振兴、再度崛起的历史，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以来，可以在新的时代重新激发、爆发出新的活力与动力。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可以因应后文艺复兴时代修正负面效应的要求。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记　者：什么“独特思维方法”？

叶小文：天人合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允执厥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要爆发活力又能活而不乱，注入动力又可持续不断，向外发展可以和而不战，这就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恰如其分的“度”；

以和为贵。“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其核心，就是“和”。求同存异，中和泰和，和而不同，众缘和合。

还可以列举很多。概而言之，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而特别擅长、今天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又重放光芒的“独特思维方法”，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顶天立地；执“中”为度，以“和”为贵，求同存异。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我们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注入活力和持续动力。而迎接一场世界性的、并不逊色于历史上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中国可以有所作为。“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的源头

记　者：的确，当今世界，要说哪个国家最有理由讲“文化自信”，就是中国！那么，怎样进一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叶小文：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的源头。人不自信，谁人信之？中华优秀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中华民族从5000年绵延不断的悠久历史中走来，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孕育出世界唯一没有断流的中华文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为中华文明注入深厚的伦理责任和家国情怀，赋予我们民族强大的统一性、内聚力和百折不挠的品格。

中华民族自古就坚守着历史传统，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最终都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

历史文化传统决定道路选择。中国的未来决不是西化，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决不是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其重要原因在于文化基因的不同。

记　者：这种文化传承，这种思维方法，今天能不能重新激发活力、再度持续动力，能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

叶小文：请看实践。按照后文艺复兴时代西方列强“国强必霸”的逻辑，有人臆造出“中国威胁论”。那么，快速崛起的中国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也要靠威胁、靠霸道来扩张吗？中国对外开放一个重要途径和模式，与列强过去走过的路子截然不同，是大力倡导并积极建设“一带一路”，要走出一条与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平等、追求互利的新路。

“一带一路”首先是经济建设之路。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促使之前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满足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实现走出国与参与国的平等互利。

今天世界各国看好“一带一路”，不仅因为这条新路有互利共赢的经济愿景，还因为这条新路有互利共赢的信心保障。因为这一开放途径和模式所包含的文化底蕴，要避免重蹈近代西方列强开放的老路，破解“国强必霸”“赢者通吃”的逻辑，走出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必有一争、甚至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因为走在最前面的中国，有着独特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底气。肇始于2000多年前的丝绸之路，既是贸易大走廊，也是文明大动脉，更是世界大桥梁。穿过历史烟云，顺应各方期待，今天的“一带一路”应运而生，这一构想凝聚了几千年的东方智慧，闪烁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光辉，承载着沿线地区的复兴梦想，迈出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步伐。

中国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记　者：中共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为什么中国一定不称霸不扩张？

叶小文：拿破仑曾预言：“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当这只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

中国这只狮子已经醒了，但醒来的是一只和平的狮子。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深知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

中国这只狮子已经醒了，但醒来的是一只可亲的狮子。中国的发展不是损人利己、我赢你输，中国深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同舟共济，和衷共济。

中国这只狮子已经醒了，但醒来的是一只文明的狮子。文明者，相对愚昧、浅薄、狭隘、粗鲁、野蛮而言。文明者，有坦荡荡的君子气度和君子胸怀。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

中国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又毕竟是一只已经醒来、“满血复活”的雄狮。你不必为他发抖，也不可对他小觑。他不会炫耀武力，不等于没有实力。他从不惹事生非，也从不怕事怕死。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以后要变成一个强国，各方面都要强”。强起来的中国，“愿同各国人民一起，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为促进世界和平、创造人类美好未来，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因为，中国传承着“以和为贵”。和，是中国强起来的文化基因。

长城执法督查“回头看”：逾八成问题已整改

□ 本报记者 **赵晓霞**

从国家文物局获悉，2017年10月至11月，针对2016年长城执法专项督察中发现的问题，国家文物局开展了长城执法专项督察“回头看”。督查结果显示，截至目前，147项问题已得到整改，其余27项正在整改，8省区市整改率达到84.5%。

据国家文物局督查司副司长岳志勇介绍，在“回头看”行动中，国家文物局专项督察组对2016年得分低于80分的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河南、陕西、青海、新疆共8个省区市进行了实地督察，对2016年长城执法专项督察中提出的174条整改要求进行了逐一核查。“通过连续两年的专项督察，《长城保护条例》得到进一步落实，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岳志勇说。

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辽宁建立了省级长城保护专门机构。长城保护经费被纳入省级财政预算，其中内蒙古、青海每年经费额度超过1000万元，新疆列支长城保护员经费300余万元。

文物部门长城保护监管责任得到进一步落实。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月，8省（区、市）86.5%的长城段落已核定公布为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重要长城段落、节点和交通路口多已设置保护标识。各省长城基本实现了保护员全覆盖。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长城段落已全部建立记录档案。各省长城保护规划已完成文本编制。

在“回头看”中也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长城保护法规制度有待健全完善，长城保护的基础工作有待加强以及长城保护展示利用与社会参与水平还有待提高等。

针对近期引发热议的事件——2017年12月几位驴友在蟠龙山长城敌楼内烧火做饭，敌楼城墙的墙体被熏黑，岳志勇回应说，这是对文物的“微破坏”，类似现象还包括在一些古建筑以及长城墙体等上面乱涂乱画等。“国家文物局对此类‘微破坏’行为非常重视，在2017年开展的全国文物安全大排查和长城执法专项督查‘回头看’等专项行动中，都予以了充分关注。”

国家文物局督促各级政府进一步落实文物保护的主体责任。与此同时，将“微破坏”列为文物安全隐患重要方面，要求各文物管理使用单位加强日常巡查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同时也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营造制止和谴责‘微破坏’的社会氛围。”岳志勇说。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做好长城保护，对于展示中华民族灿烂文明，坚定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岳志勇说。

“飞天”形象变化的文化内涵

□ **李家琪**

六臂伎乐飞天　盛唐　莫高窟148窟　南壁龛内

飞天形象是敦煌莫高窟众多精美艺术品中的代表。飞天在壁画中的姿态多是衣袂飘然，持花卉乐器，迎风起舞。尽管不同时期的形象发生变化，但总体表现出了佛教的安乐与祥和。

莫高窟初凿于十六国时期，西域与中原本土风格共存，且主要以西域为主。以大红为底色，线条粗犷狂放，色彩大胆而浓厚，显得古朴，原始气息浓郁。人物只略具人形，身体结构并无美感，身上服饰少而简单，面部表情单一。

到了北魏，已有了明显的中土化。面部轮廓更圆润、五官匀称，眉清目秀。线条更成熟、更复杂，整体给人以真实、和善的感觉。描绘手法已往写实方向发展。

西魏则分裂成两种风格，“西域式”承接北魏时飞天造型，而“中原式”的人物形象参考魏晋时期标准的“秀骨清象”，改造成了清秀瘦削，身轻如燕，面含微笑的女性形象。发髻也由单束变成双髻，彻底抛却了原先的拘谨。

北周又回复到西域式飞天造型。

北朝战乱，民不聊生，寄托于佛法。佛教作为外来教，与中原文化再度融合，色调比较清新。

隋唐对“飞天”做出创新，除女性外还添了一种秃发僧人式的形象，均十分富有生气，给人以欢乐、进取，自由奔放之感，亦由原先的朴实变化成雍容华贵。其面部均称为非男非女相，既慈善又不失刚强。

唐代后期，因政治原因，人物姿态上失去了欢快的动感。服饰变得清新淡雅，人体也由丰腴变得清瘦，神态更平和，显出庄重和肃穆，隐隐流露哀伤。

隋唐以后，敦煌人心思安，他们反对战争，渴望回归以往生活。此时“飞天”形象已失质朴与深沉感，显得世俗化、情绪化，整体缺乏生气。

元代继承唐朝风格，基本无发展变化。（之前宋时期也多为重修前朝壁画，无进展。而菩萨多显苦闷像——大抵是北宋期间对佛教持反对态度的缘故罢。）

各朝壁画飞天形象的变化无疑是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重要证据。而印度、希腊与西部少数民族和中原之间的文化一直在交互碰撞与融合，最终形成了被大多数人认同的新文化。

古代的先民在壁上凿出洞窟，为自己的信仰，用描绘的方式祭奠永恒的神佛。他们做着延续千年的梦，在石壁上凝注了千年的舞韵、繁花与佳木的芬芳——以绚丽的、色彩流动的笔触为封印，留住时间的脚步。

我们要不要再“变化”一下飞天的形象？我想，或许是必要的。

待到此梦成真，今夕何夕？

再忆起踏在窟中花砖上，每一块砖石都仿佛流动的古画。某种气焰在心胸升腾，汇聚成一股使人抬头仰望星空的力量。